

人 口 詩 話

佟
道
庚

南京大学出版社

序

诗话，历来是用以评价诗歌或记述诗人轶事的一种通俗文体。而用“诗话”的形式来议论古今人口问题。并以此对我国历史某个阶段或某个时点上的人口思想、人口政策、生育观念，婚姻制度等，进行评论和介绍，这在国内尚属少见。这些文章篇幅都很短，少则几百字，多则不过两千余，同那些长篇的系统的人口专著当然不能相比，但又绝非系统的人口专著所能完全代替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对社会的发展进程起着极为重大的推动作用。我国从古至今也有不少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不断探索和思考人口问题。他们思考的结果，不仅在大量史料典籍中有所记载，而在浩如瀚海的诗词中同样有所反映。发扬人口史中的积极因素，给人以启迪和借鉴，并服务于当今的计划生育工作，这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这本《人口诗话》占有的资料是比较丰富的。许多诗人轶事和计划生育宣传中常用的名诗名句，这里有所介绍。例如：有古人主张少生优生的“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有主张男女都一样的“怀中有可抱。何必是男子”，有批判重男轻女的“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有揭示人口、土地和粮食相互制约关系的“只为人多觉地偏，一人一亩尚难全”，有主张婚姻自由的“种花莫种官路旁，嫁女莫嫁诸侯王”。这些饱含哲理的诗篇名句，为我们今天增强人口意

识，宣传计划生提供了丰富有趣的资料，打开一扇新的有吸引力的宣传窗口。

这本书在写作形式上，继承了古代诗话漫谈札记随笔式的特点。每一篇章将诗、史、人口三者揉为一体，广征博引，有叙有议，生动活泼，兼有散文和杂文的风格，不仅能够供人口学研究者们参考，供一般文学爱好者阅读欣赏，更是广大计划生育实际工作者和人口学专业的一本较好的业余和课外读物。

作者来自基层，嘱我写序，乐而为之。

周伯萍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

目 录

序.....	I
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	1
只为人多觉地褊.....	4
傅玄控诉重男轻女.....	6
英雄刘邦亦重国情.....	9
李杜元白皆晚婚.....	11
南朝寺院知多少.....	13
轻盈珠翠女，嫁作僧人妻.....	16
龚自珍的重农和移民思想.....	19
怀中有可抱，何必是男子.....	21
男女有亦好，无时亦最精.....	23
忽想西凉州，中有天宝民.....	25
古代溺婴并非都是重男轻女.....	27
人生七十古来稀.....	29
逆来顺受非女子.....	31
一柄团扇摇千秋.....	33
悲苦奇异地爱情诗.....	35
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	37
昭君应喜出牢笼.....	39
年龄人诗的妙趣.....	41
不薄男儿爱女儿.....	43
有识之士咏娇女.....	45

对不合理婚姻制度的抗议	47
此恨绵绵应有期	49
于今何贵有须眉	51
《陵园妾》诗和“陵园妾”的存在	53
从《井底引银瓶》到《墙头马上》	55
简朴婚礼的赞歌	57
嫁德不嫁容	59
针砭旧俗的“嫁女辞”	61
民俗诗——风俗画	63
古代女子痛恨买卖婚	65
宋朝军营有妓女	67
唐代贫女难嫁	69
李白笔下的早婚圈	72
批判早婚的人	74
古代生育心理的反逆	77
许棐批判民间“求子”习俗	79
唐代离婚条件	81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	83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85
千村万落生荆杞	88
往时百余家，今日数人存	90
扬州十日血成河	92
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	94
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97
徭役造成人口死亡增加	100
卖田买马来纳官	102
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	104

康熙的“永不加赋”和人口增长	106
退役士卒的悲苦	109
小车班班话流民	111
豪吞暗蚀告逃去	113
土地尽被豪强圈	115
无力买田聊种水	117
秋风铁笛，悲歌一曲	119
洪洞大槐树和明初移民	121
震撼人心的《鬻孙谣》	124
苦语令人不忍读	126
志士咏人生	128
袁枚培育女诗才	130
郑板桥笔下的卖妻悲剧	132
哀歌唱给遗弃儿	134
道州“矮民”的“命运”	136
汝南人瘦万狗肥	138
“困”诗——封建社会残害儿童的铁证	140
古人对提高文化素质的认识	142
愚昧、腐朽、低能之典型	144
单士厘的子女教育观	146
里人有病不饮药	148
你若是好儿，孝心看父母	149
细微之处赤子心	15 ²
黄金未是宝，学问胜珍珠	154
古人长寿诗	156
马寅初的气节和品德	158
为新时代的“继母”正名	162

台湾的人口增长和计划生育	164
对旧生育观的否定	167
警醒辩证的《手口歌》	169
人口每增一亿间隔缩短	171
人人必须回答的“怎么办”？	173
一道简单的算题	176
生儿育女同祖国命运	179
人口好比黄河水	181
这片树林为何消失	183
两付重担一肩挑	185
时代的强音——就要这一个	187
“第七十三行”的赞歌	190
后记	193

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

我国历史上，在众若星河的诗人群中，用自己的诗作来论述人口问题的並不乏其人，但最早倡导一对夫妇只生一孩的，当推《敦煌遗书》中发现的唐朝诗人王梵志。

王梵志，唐卫州黎阳（今河南浚县）人。有关他的生卒年代尚不甚详，但史家考证他的创作活动主要在初唐时期，是一位来自民间的通俗诗人。由于他的诗风平易蕴藉。並常常寓人生哲理于嘲谐戏谑，寄喜笑怒骂于通俗语言，所以他的作品在唐朝不仅民间广为流传，许多大诗人都受其影响。特别应当提及的，目前从20多种“敦煌写本”等资料中搜集到的336首王梵志诗作中，直接论及人口数量、人口质量的诗就有20多首。用大量诗篇来反复阐述自己的生育观念，这在历代诗人中，除王梵志怕别无他人了。不仅如此，他对人口问题的见解，直到今天仍具有它的现实意义。

我国封建王朝历代统治者，从各自的阶级利益出发，多是鼓励多生孩子的，唐代亦如此。而王梵志却不守经典，直言真情。他在一首五言诗《夫妇生五男》中写道：“夫妇生五男，并有一双女。儿大须娶妻，女大须嫁处。户役差科来，牵挽我夫妇。妻即无褐裙，夫体无裈裤。父母俱八十，几年五十五。当头忧妻儿，不勤养父母。浑家少粮食，寻常空饿肚。男女一处坐，恰似饿狼虎。……少年生夜乐，老头自受苦”。诗人在里淋漓尽致的向人们陈述了多子女的苦处和烦恼。你看，生了五男二女，可该是“多子多福”了吧。其

实并非如此。儿大要讨老婆，女大要出嫁。老夫妻都 80 岁了，可怜妻子连一条完整的粗布裙子也没有，我老夫更没有一条整裤子。不仅常饿肚皮，还常被当官的拉去做苦役。更可叹的是，“当头忧妻儿，不勤养父母”。这些孩子娶了媳妇忘了娘。偶而碰到一起，为一点食物，又象虎狼一样争斗。“少年生夜乐，老头自受苦”，这最后两句，与其说是诗人对多子女而引起的种种烦恼和悲叹。不仅说是面对多子女的害处，已引起诗人痛苦的反思。这反思的结果，在《富儿少男女》一诗中已能看出答案。“富儿少男女，穷汉生一群。身上无衣挂，长头草里蹲。到大也没忽，直呼饱糠粞。……积代不得富，号曰穷汉村”。这真是越穷越要生孩子，但因为“频年勤生儿”。孩子生得太多，小的时候没衣裳穿，只能蹲在草堆里；孩子从小得不到教育，没有文化，“到大也没忽”，长大了也没有本事，也不会怎么样，只好世世代代穷下去。应当指出，王梵志在这里把人民群众贫困的根源全部归罪于多生子女，是不客观和不公正的，这是他受历史的局限所致。但是早在一千多年前他就从人口能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生活水平提高的角度，回答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想靠多生孩子求发家致富，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这个回答倒确是很有见地的。

人类自身的再生产是以婚姻为基础，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一家一户的生儿育女数量，从微观上讲制约家庭生活水平，那么从宏观看同整个社会经济、自然资源等方面有没有关系呢？王梵志说，假如每对夫妇都无限制的“续续生出来”，将可能发生“世间无处坐”，“若不急抽都，眼看塞天破”。（《自生还自死》）。诗人不仅指出人口与土地，人口与资源，人口与空间的矛盾关系，“眼看塞天破”，他还

说人口不加控制，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将要受到破坏。因此，他毫不含混的提出“急抽却”的主张，就是立即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他的这个主张，在《大皮裹大树》诗里还有更具体的表述。“大皮裹大树，小皮裹小树木。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诗的前两句，他很形象的说明了人口与经济基础之间的辩证关系。那么一对夫妇生几个孩子好呢？他主张“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所谓“了事”，是能干有本事的意思。只要能把孩子教育成能干有用的人。生一个孩子就够了。唐朝从秦王李世民开始，为了加快人口繁殖的速度，曾采用了包括提倡早婚、鼓励多生、允许纳妾、改嫁、勒令僧尼还俗婚配，优先给户口不断增加的地方官吏参加科举考试晋级等一系列刺激人口增长的政策。但是，生活在社会底层，了解人民疾苦又饱经忧患的诗人王梵志，却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同统治阶级唱了一曲反调，他不仅抨击多子女的害处，还公开倡导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今天看来，他实在是一位有胆有识之士。不过，虽然远在千年以前他就提出计划生育的主张，但在那个社会里他的良好愿望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到今天，人类才能有计划地控制自己，才有可能把人口再生产真正纳入整个国民经济计划轨道中去。

只为人多觉地褊

写出“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名句的清朝诗人赵翼。不仅论诗独树一帜，反对凝滞泥古，诗风简练朴素，而且对人口问题也颇有见地。

赵翼(1727~1814)是清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四十六岁时辞官居家，专心讲学著述，直至去世。几十年的农村生活使他亲身经历多次水、旱、虫等灾荒，深感米贵时艰。因此写出《米贵》诗八首，其中三首这样写道：“只为人多觉地褊，一人一亩尚难全。孟夫子若生今世，敢复高谈古井田？”，“始知斗米三钱价，总在人稀地广时。”，“当年勾践急生聚，令民早嫁早成婚。如今直欲禁婚嫁。始减年年孕育蕃。”

一天下的土地为什么变得如此狭小了呢？是因为人口增长太快，太多了，一人一亩的耕地也难分到了。孟老夫子若在世的话，还敢鼓吹他那人各百亩的“井田”制吗？在这几句诗中，诗人形象而又尖锐的提出了人口增长过快与耕地日渐减少的矛盾，揭示了人口、土地和粮食相互之间的制约关系。他认为越王勾践是在家破国亡的情况下，为了要实现他的复国大业。迅速积聚力量才鼓励人们早婚早育的，而今天呢。要解决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也要有适合当今的人口生育政策。“如今直欲禁婚嫁”，要晚婚晚育计划生育，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人口过猛增长。诗人生活的年代，正是所谓“乾隆盛世”，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6年(1741)人口为一亿四千三百多万，到乾隆55年(1790)人口突破三亿

大关，仅四十九年全国人口翻了番。我国旧社会历代统治者出自本身利益和发展需要，多是鼓励生育，因此“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等封建意识十分浓厚，清朝也不例外，可是在一些文人雅士为“乾隆盛世”的“人丁兴旺”唱赞歌的时候，赵翼却用诗的形式来表白他减少人口的主张，这确实是可贵的。而他提出的用“如今直欲禁婚嫁”的办法来达到“始减年年孕育蕃”的主张，又有别于他同代人洪亮吉(1746～1809)提出的“天地调剂法”即用“水旱疾疫”增加死亡来减少人口的主意。这点就更加难得。

当然，我国旧社会的人口问题是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所造成的恶果，不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不改变生产关系、旧社会的人口和土地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赵翼受历史所限，这一点他是看不到的。但他毕竟在二百年前就用诗的形式提出了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傅玄控诉重男轻女

重男轻女和男尊女卑的思想，在我国可以说是“渊远流长”。诗经中说：“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诗经·小雅·斯干篇》）意思是生个儿子给他佩玉，给他穿裙子，让他睡在床上，若生个女的给她裁件短衫，挂块瓦片，睡在地上。这首诗中表现的重男轻女观念十分强烈。由奴隶社会进入到封建社会，这种男尊女卑思想并未改变。到了春秋时期又出现了个孔子，他是主张增加人口的，这在当时来说，人少地多，靠增加人口来发展生产也并非坏事，但他却把社会上人口划分为“君子”和小人”两类，又把妇女划为“小人”圈子里。这以后，妇女的命运更加悲惨，歧视妇女的思想愈演愈烈，以致发展到不把妇女当人的地步。例如西晋时期的富豪王恺请客，要家妓吹笛伴酒，吹得稍不满意，便立即将吹笛的妇女拉下去处死。就在这种歧视妇女，不把妇女当人的封建社会风气下，魏晋诗人、古代人口思想家傅玄，写了《豫章行苦相篇》一诗，为广大妇女伸张正义，痛批孔老二的重男轻女和男尊女卑。

“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万里望风尘。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长大逃深室，藏头羞见人。垂泪适他乡，忽如雨绝云。低头和颜色。素齿结朱唇。跪拜无复数，婢妾如严宾。情合同云汉，葵藿仰阳春。心乖甚水火，百恶集其身。玉颜随年变，

丈夫多好新。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胡秦时相见，一绝逾参辰”。此诗以悲苦沉痛的语言，描写了一位女子从初生、长大、出嫁以及婚后又遭遗弃的痛苦一生。全诗二十六行，前半部写的是女子未嫁时在娘家情形。“苦相身为女，卑陋难再陈”。我的命真苦啊，就因为我是个女人，其悲惨遭遇简直无法向你陈述，“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这真是极大的不公，极大的不平等，为什么男孩一生下来便有神威，便能当家呢？“女育无欣爱，不为家所珍”。而女孩生下就受歧视，不为家人所珍爱。这难道合理吗！诗人通过对男女在家庭中待遇不同的描述，形成强烈的反差。收到极强烈的艺术效果。后半部写女子长大成人，含泪告别父母以后的坎坷遭遇。当她象雨点离开云层一样，别离亲人，远离他乡以后，整天象葵藿仰赖春天的阳光一样，指望得到爱情，能同丈夫情投意合，百年到老，可是，“心乖甚水火，百恶集其身”，只要丈夫稍不如意，女人又变成宣泄对象，各种污言秽语，象脏水一样全泼到女人身上，更可悲的是，“玉颜随年变，丈夫多好新”，丈夫喜新厌旧，另娶新欢，“昔为形与影，今为胡与秦”，终于被丈夫抛弃了。诗中的“胡与秦”，原为北方的两个民族部落，意思是，胡与秦两个民族部落虽然不合，但有时还能相见。而丈夫娶了新欢，便永远不认前妻了。诗人通过对苦命女的一生如悲、如泣、如愤、如恨的描述，读来无不激起人们对吃人的封建礼教的痛恨，和对封建压迫下的妇女寄以无限同情。

历史毕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滚滚长江也不断淘汰和沉淀着随波而下的泥沙。今天，社会主义制度下，男女都享有充分的平等权利。我国《婚姻法》规定“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随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事业

的发展。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今天，我们重读和介绍傅玄在1300多年前写的《豫章行苦相篇》。但愿能对那些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人有所启发。



英雄刘邦也重国情

汉高祖刘邦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君主，他並不以诗人出名，但却留下一首激昂慷慨，博大雄浑的千古绝唱《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土，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首诗虽只三句，却痛快的表述了西汉帝业的恢宏和君王的忧乐。诗中第三句“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有些诗论家认为，这是刘邦希望得到几员猛将来守国土，巩固汉朝基业。其实刘邦所希望的绝不仅仅是几员猛将，他还希望补充兵源。增加守边士兵，他希望尽快增加劳动力来增加生产，以便生产出更多的财富供统治阶级剥削，供封建帝王享受。概括地说他迫切地希望增加人口，这一点从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上可以得到证实。

鼓励增加人口，这是刘邦分析当时国情以后得出的正确结论。秦亡以后，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但当时内有诸王分封，外有匈奴侵边，帝王基业很不稳定。更重要的由于连年战争，人口大减。据说当时全国人口为一千万左右，还不及秦时半数；同时经济遭到大破坏，粮食奇缺，一石米竟卖五千钱。百业凋零，满目萧条。刘邦面对此情此景，他思考着如何巩固和发展他所建起的帝王基业。于是他接受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开始选择一条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政治上他招贤纳士，迁徙豪强，经济上他发展农业，轻徭薄赋。然而，人口是发展生产的主体，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不仅“守四方”的将士来源无法保证，更谈不上发展生产。因此，他大

力鼓励增加人口，制定了增加农业人口，奖励生育、提倡早婚，加强户口管理和奖励移民等一系列人口政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保证人口政策的实现，刘邦还规定将户口增加多寡、快慢，作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条件，成绩显著的给予提升和奖励。汉以后许多王朝都沿袭汉制。如唐太宗在贞观元年下的一个《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中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鳏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宋朝英宗在位时，就赐钱20万给一名叫赵高宽的地方官，因他增加人口有功，并给他晋升一级。

刘邦和历代王朝之所以奉行增加人口的政策是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人口较快的增殖速度，是国力强盛的重要基础。今天已经不适用了。但是刘邦作为一个封建君主，能面对现实、注意到人口的发展，必须和生产的发展相适应。从当时国情出发，以求实的精神制定他的人口政策，仅这一点来说。还是有现实的意义。目前全国人口早已超过10亿大关，是西汉初人口总数的100倍，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惊人的增长速度，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沉重负担，为此，党和国家制定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并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遗憾的是，至今还有一些同志，看不到如此众多的人口给经济建设带来的压力。他们对计划生育工作不甚关心，甚至漠不关心，这实在是一些糊涂人。这些同志人口方面的“国情观”不仅无法同当今亿万的有识之士相比，倒退2200年去同刘邦相比，他们的“国情观”并不比刘邦强。